

民主化悖论

张树华 等著

DEMOCRATIZ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DILEMMA AND PARADOX

| 修订版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EMOCRATIZ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DILEMMA AND PARADOX

民主化悖论

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

| 修订版 |

张树华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修订版）／张树华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61-8283-3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民主政治—研究—世界 IV. ①D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671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2.75

插 页 2

字 数 471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民主与民主化研究批判	(1)
一 民主迷思与政治乱象	(2)
二 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10)
三 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	(23)
第二章 西式民主:嬗变与反思	(28)
一 西式民主理念与流变	(29)
二 政治博弈术与民主布道	(35)
三 西式民主的扩张与碰壁	(45)
第三章 民主输出	(56)
一 溯源与演变	(57)
二 战略布局与地缘私利	(63)
三 渗透收买与暴力输送	(75)
第四章 民主推衍	(84)
一 使命与分野	(84)
二 理念与策略	(90)
三 民主赤字与价值观外交	(95)

第五章 民主裂变	(103)
一 民主梦幻及思想迷失	(105)
二 民主溃疡与自由泛滥	(115)
三 宪政改革与政治陷阱	(129)
四 政治裂变与经济崩溃	(140)
五 民主迷途与国家败亡	(145)
第六章 民主畸变	(150)
一 转型研究与民主神话	(151)
二 民主幻影？民主幻灭？	(155)
三 民主的浪漫与毁灭	(158)
四 民主化？黑帮化？寡头化？	(164)
五 民主的曲折与代价	(186)
六 政治衰败与呼唤权威	(189)
第七章 主权民主与威权稳定	(196)
一 社会乱象与政治遗产	(197)
二 政治泥潭与难题	(204)
三 普京的治国理念	(207)
四 政治整顿与经济治理	(211)
五 普京的民主观	(218)
六 西方的“新冷战”	(225)
七 对西方的政治反击	(233)
八 主权民主论	(239)
第八章 民主标准与发展困境	(253)
一 政治现代化：要稳定？要竞争？	(253)

二 民主标准与法治幻想	(268)
三 俄罗斯向何处去?	(279)
第九章 世界政治强国之梦?	(289)
一 转型陷阱与政治衰退	(290)
二 反思模仿西式民主	(291)
三 国际政治竞赛	(293)
四 政治领袖与政治大国	(294)
第十章 民主的缺陷	(296)
一 钟摆式的民主化	(297)
二 美国阴影下的民主菜园	(307)
三 发展泥潭与跨越陷阱	(313)
第十一章 民主移植与国家构建	(319)
一 去殖民化、自主化与民主化	(320)
二 政治殖民主义遗害	(327)
三 政治药方与民主实验	(333)
第十二章 宗教政治与民主风险	(340)
一 “大中东民主计划”	(341)
二 民主的伊斯兰诠释	(346)
三 政治裂变与恐怖“潘多拉”	(351)
四 “阿拉伯之冬”	(363)
第十三章 民主的迷失与“颜色革命”	(371)
一 地缘争夺与“颜色革命”	(372)

二 政权更迭与民主诱惑	(376)
三 革命策划与广场暴动	(381)
四 大国博弈与夹缝政治	(389)
五 应对政治霍乱	(395)
六 “颜色革命”后遗症	(402)
 第十四章 民主的测量	(415)
一 民主的判定与测量	(416)
二 民主评估与政治排行榜	(427)
三 世界政治图景	(443)
四 国际政治发展指数(PDI)	(449)
 第十五章 世界政治新格局与新态势	(457)
一 政治西方的颓势	(457)
二 西式民主一元论式微	(461)
三 中国道路的政治内涵与密码	(463)
四 中国政治发展:民主、稳定、效率	(467)
五 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价值与国际意义	(470)
 进一步推动对世界政治的比较研究(代后记)	(475)
 参考文献	(488)

第一章 民主与民主化研究批判

“民主”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也最富有争议的政治概念之一，以至于西方一些政治学者抱怨：对民主脱离现实的抽象而概念化的阐释与争论几乎变成了文字游戏。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形容说，单单是有关民主概念的争论所耗费的纸张，足需砍掉一大片森林；另一方面，虽然围绕民主概念存在很多争议，但“民主”又被认为是个好词，像是政治股市中的“绩优股”，引得东西方世界的政治掌权者或在野党纷纷追捧。君不见，当今世界无论是当权者施政，还是普通民众的政治诉求，均会举起“民主”的旗号；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均乐意突出自己对民主的“偏好”，而不管是否真正理解民主之含义。某些国家的政客标榜“民主”，意为占领道义的制高点；文人言必称“民主”，幻想在学术江湖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近百年来，“民主”被认为是西方社会政治构架的主色调。在 20 世纪东西方阵营“冷战”过程中，“民主、人权”成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标志性的政治品牌，是西方世界对抗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重要战略和策略工具。20 多年前，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作为“冷战利器”的“自由、民主”在其中功不可没。冷战结束之际，西方政界和学界曾乐观地提出，西式自由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全胜，有关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之争从此结束……除民主之外，人类历史别无他途。一时间，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们罕见地取得共识并一致认定，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西方

民主更好的制度了。民主成了政治的全部，民主涵盖了一切。于是民主与自由市场、富足等符号一起成了西方社会的象征，成为地球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争相奋斗的目标。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一些国家的制度离西方模式越远，意味着这些国家政治上越野蛮、越落后，意味着这类国家脱离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轨道”，被迫接受来自西方的“民主教化或自由改造”，接受西方“民主法官或教师爷”的训教，否则会遭受导弹轰炸式的“外科手术”，甚至要付出丧失主权和国家分裂的代价。

一 民主迷思与政治乱象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19 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神权和皇权逐渐淡化，选举权逐步扩大，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充分的发展。之后，民主在西方主要国家实现了从观念向制度、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直到 20 世纪，民主逐渐转化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冷战时期“民主、民主化”更是变成西方国家手中的政治工具。而冷战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被解释为“民主化的产物”。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西方战略家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在这一过程中，“民主”被西方政治理论家和政治谋士们提炼成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真谛，民主成了西方政治人物的口头禅，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宗教，变成西方对外政治输出的“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民主都应符合自身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发展民主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和全盘照搬往往是无功而返，企望一蹴而就往往得不偿失。回溯历史、环顾国际，我们发现，特别是冷战前后，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同时，一些国家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认识误区

和思想迷局，导致了不同的政治乱象。

1. 民主被泛国际化。冷战后的 20 多年里，民主已经被泛化成一种无处不在的国际政治现象，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民主成为西方划分关系亲疏和国际阵营的政治工具和政治标杆，成为国际政治较量的内容和主题。在西方战略家眼里，民主已经成了一种全球化现象，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一样，已经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观念、标准、制度、原则和做法。正如美国政治学者在民主课程的教科书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民主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民主现在已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正当性的政府形式……这些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既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又关系到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关系。”^①

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通过对外高调推广民主，煽动“颜色革命”，力图掀起“新一波民主浪潮”。伴随着新一轮“民主冲动”的到来，西方大国奉行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战略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方国家“民主国际化”的内容和宗旨是促使“民主”进程全球化、概念普适化、模式西方化，根本目的是把持民主定义权，占据国际道义和地缘政治的制高点。

冷战后 20 多年来，与笃信市场绝对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一样，奉行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力量在国际政治中横行一时，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先后导演了一场场政治话剧。近些年，国际上的“民主阵营”嚣张一时，极尽政治渗透和武力干涉之能事，这不仅导致了国际关系紧张和国际政治动荡，也延缓了一些地区政治发展的进程，败坏了“民主”的声誉，导致了一系列伴生性政治“后遗症”：政治动荡，民主不兴，发展道路迷失，民主思想嬗变，民主结果异化，政治机体溃疡，民主泛化与民主赤字并存，不少国家政治风险上升和政局动荡不稳；民主在政治空间上蔓延的同时，也出现

① [美] 霍华德·威亚达尔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 页。

了“依附性民主、复仇政治、寡头式民主、财阀的自由”等民主异质现象。

2. 民主被神圣化、宗教化。20 多年前柏林墙的倒塌造就了冷战后民主的又一个神话。自此，在西方政界和御用专家的共同鼓吹下，“民主”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冷战后，民主给西方大国的军事干预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硝烟过后，他国政权被武力推翻，面对由此而来的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西方大国急忙扯起民主大旗来遮掩，俄罗斯学者将其形容为“空降民主”^①。2003 年以后，苏联地区发生的几次政变都被冠以各种颜色的革命，赋予“花朵般”的温情和浪漫。时至今日，国际上企图打造各式“民主同盟、自由之弧”等，民主原教旨主义还在大行其道。民主果真那么神奇？那么神圣？有那么无比的神力吗？

在西方，民主被“教化”，主要表现为“宗教化、教条化”两方面。例如，宣扬民主拜物教，将民主宗教化、民主形式神圣化、民主制度西式化、西式民主理论教条化、西式民主程式化和模式化。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民主”一词仿佛具有一种比宗教信仰还神奇的力量：只要一个人的口中念出“民主”一词，仿佛一下子便掌握了政治论坛的话语权或政治舞台的制高点。“民主”变成了神圣的上帝之言，意味着“文明的、先进的、富裕的、自由的、人道的、正派的、合法的”等。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旦笼罩上了“民主、自由”的光环，便意味着从此掌握了世上至高无上的道义力量和话语霸权，便可以随意指责对手是野蛮的、专制的、独裁的、被奴役的，等等。围绕民主，西方世界还特别演绎和编导了一些政治传奇和神话传说，民主成了点石成金的“魔杖”。难怪有的西方学者干脆将这类或真或假地宣扬民主拜物教的思潮定义为“民主原教旨主义”。

① [俄] 叶莲娜·普斯托伊托娃：《炸向利比亚土地的民主炮弹》，“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Елена Пустовойтова, Бомбопосадка демократии в ливийский грунт, <http://www.fondsk.ru/pview/2011/03/30/bomboposadka-demokratii-v-livij-skij-grunt.html>）。

对于民主的“教化”色彩及背后的战略考虑，西方政治学者常常开门见山，毫不掩饰。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写到，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西方社会。民主的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亨廷顿认为，民主是好东西，民主为西方所特有，可以被西方对外政策制定者利用。^①西方主流宗教文化中特有的弥赛亚意识，使推广民主成了上帝赋予的使命，是在践行上帝的旨意。有了民主护身符的西方大国便可以高高在上，扮演民主教师爷的角色，动辄教训他国，拒绝进行平等的对话。

3. 民主被工具化、功利化。冷战后西方将民主看成对外战略扩张的有力工具，变成西方政客手中高高举起的“政治指挥棒”，变成西方霸权政治的“遮羞布和皇帝新装”。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宣称，民主作为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也可以应用于国际秩序。从此对外输出民主与美国对外战略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美国多任总统均以在国际事务中推行民主为己任^②，民主便成为美国对外重要的输出品之一。美国统治者坚信，上帝造就的美国民主制度是世界的典范，美国像是神话中金光闪闪的山巅之城，对外具有传播民主的天赋使命。实际上，民主往往是西方大国政治输出和外交干涉的口号，成了西方世界追逐军事、经济和

① 在西方颇受尊敬的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这样写到，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在17世纪和18世纪，正是这些传统激发了贵族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并造就了19世纪的民主发展。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两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也正是这些要素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这位笃信“美国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的保守主义政治学者提出，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世界）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

② 参见肖黎明：《美国民主、自由、人权战略的来龙去脉》，《红旗文稿》2009年第3期。

政治霸权的工具。

西方的典型政治逻辑就是：我即民主，谁不与我在一起，就是民主的敌人。冷战后，美国继续以民主划线，将世界分割成敌我两个对立阵营。2007年6月初，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新加坡表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民主工具化和功利化的背景下，严肃的民主话题变成了“政治快餐”，不仅恶化了民主形象，而且引发政治冲突，误导了一些国家对政治发展的探索，拖累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进程。实际上，这也暴露了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虚伪性：与其说是真心为他国谋民主，不如说是为满足自己的战略私利，维护自己的政治优势。

4. 民主被标签化、碎片化。表现为将复杂而精妙、多维而立体的民主体系简化为西方政治中政党竞争、普选等政治形式，将民主模式化、西式化，将民主理念标签化、民主过程碎片化。

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往往将西方政治形式理想化、模式化、绝对化，误将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简单等同，将民主化视为全盘西化。他们提出，只要移植西方政治中普选等民主形式，即可自然而然地达到西方式社会物质的富足。一些政治势力急于给自己贴上“民主”标签，以求在国际关系中能够与“冷战”后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站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国家也习惯以自己的民主框架来衡量和谈论别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进程，把持对民主的定义和民主的标准，随意给他国贴上“民主”或“独裁”的标签。

冷战后，与思想上的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一样，一些极力推广民主的西方“政治实用派”也笃信“民主的普适性和通用性”，常常将民主化进程简单化和程式化，忽视民主的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他们坚信，一旦成功输出西方社会的普选制度、政党制度、言论自由、三权分立等民主模式，民主便会开花结果、一统天下。殊不知，民主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成长过程，民主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阶段。一些政治竞争形式对西方国家可能是美酒，但对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民众则可能暗含毒药。实际上，近年来包括苏联东欧地区以及拉美和非洲等地区

在内，人为移植民主模式很少能够给各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

5. 民主被庸俗化、手段化。与舆论上宣扬民主的普适性相反，现实生活中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在民主等政治问题上却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国际上某些政治势力习惯上认为民主为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出于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斗争的考虑，西方大国常常将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反共产党势力、地区分裂势力、民族分裂分子等同于“自由民主势力”的代表，在推行民主的时候往往在他国内部寻找“民主代理人”，认定这些“市场派、自由派、西化派、反共派、激进派、分离派”等就是“民主派和民主斗士”，希望他们里应外合，积极鼓动这些“民主斗士”否定本国的历史，割裂政治文化传统，推行政治的“休克疗法”^①。

类似的例证并非罕见。回想 20 多年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不少民族分裂势力或共产党内部的异己分子就是这样摇身一变，由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变成“民选总统”。而一旦夺取了国家大权，这些“自由民主”斗士们旋即又成了独裁专制的统治者，背叛“民主”原则，以武力驱散议会，欺世盗名，贪污腐败，足以令西方支持者尴尬。

另一方面，民主被手段化、庸俗化，民主成了政治斗争的口号和手段，成了随意张贴的标签。一些政治势力给自己贴上“民主”标签之后，便像找到了政治避难所和保护色，从此可以免受批评，并且有了肆意指责别人的权力。民主成了一些政治人物的外衣，民主被绑架，变成了被随意打扮的婢女。^② 此外，民主被庸俗化和伪劣化。一些人认为，实行民主就

① [俄] 阿·弗·卢金：《民主化还是帮派化？——西方学者对俄罗斯变革观点的演化》，[俄]《政治学研究》杂志 2000 年第 3 期。

② 2007 年 7 月 3 日，当时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投书美国《华盛顿时报》，攻击香港和大陆，攻击“一国两制”，称香港民主幻灭。他大声向全球自由民主阵营宣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且爱好自由与民主的“国家”，绝不会向极权与独裁者投降。

是绝对自由、党派竞争；民主化就意味着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组、全民公投等。^①实际上，民主要求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也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协、协商。

6. 民主被格式化、模型化。这突出表现为将复杂庞大的政治体系简化为民主，而将民主化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进而将复杂的政治民主过程简单化为一套选举程序。近些年，出于程式化和模型化的考虑，西方大国已经习惯了将“选举因素”视为衡量其他国家能否通过民主门槛的关键甚至唯一指标。极力鼓吹“第三波”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将“选举”作为缔造民主的重要特征，称“全民选举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②。殊不知，选举是必要的，它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形式，但并非是民主的全部和实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选常常变成一场全社会范围的“政治大赌博”。选举过程中，金钱收买、媒体攻讦、丑闻频现、更改游戏规则等种种问题更是接连不断。公民投票时就像在下“赌注”，一些党派和政治领袖往往不吝许诺，让普通选民在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方向等问题上进行“赌博”。而这类“选择”的后果，不仅普通百姓无法预料，而且连政治家也“心中无数”。因此，选民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投票时只能凭借自己的情感和直觉。往往是，选民不是用脑（理智）甚至不是用心（情感），而是用脚（态度）去投票。选举演化成一次次“无法选择的选举”。结果是，过分关注投票过程和结果，而忽视选举之后的政治规制和监督制衡，造成一些国家出现宪政死结和政权危机，从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

① 2005年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后，西方认为民主在乌克兰取得了胜利。实际上，与其说是实现了民主，不如说是政治商业化、市场化、帮派化、寡头化；与其说是民主政治，不如说是对抗政治、帮派争斗、寡头政治、清算政治和复仇政治。民主只是争夺利益的手段，议会成为财阀或西方代理人争夺的场所。——参见〔德〕约翰内斯·福斯温克尔：《钢铁大王与天然气公主》，载〔德〕《时代》周报2007年4月12日。

②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9、202—203页。

在政治文明低、司法体制软弱的情况下，选举带来的只能是一种“速成民主”或“劣质民主”。因为在政治生态脆弱的社会，大多数公民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且不懂政治纲领，他们获得了并不需要的投票权，而这种投票权对某些组织性强的政治力量却是可利用的巨大机会和资源。在法治软弱的情况下，买卖选票和政治腐败猖獗。腐败交易的主体不仅仅是官员，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居民。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就变成选票的市场交易，议会所体现的也是院外活动集团的利益，职位和决议也成为可以买卖的对象。

7. 民主被绝对化、终极化。这主要表现为宣扬西式民主模式的全球普适性和历史永恒性。在历史观念上，认为西方民主模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峰，是终极形态，西方民主必将一统天下，人类只有在西方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世界大同，今后在世界政治版图上专制独裁政权将所剩无几，一波又一波的世界民主浪潮必将席卷全球，西式自由民主将成为全球政治的主宰。西方大国独揽民主大旗：我即民主、民主即我；西式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最高形式。

在一国政治中，民主因素被绝对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民主涵盖了所有政治进程的总和。民主是政治发展总体进程唯一的和终极的追求，自由和民主是社会政治的唯一价值。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民主”和绝对的“自由”，可以不顾、甚至抛弃“稳定、效率、秩序”等政治价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在这些极度追求“民主”“自由”的国家里就曾出现了所谓民主化浪潮，被某些西方学者欣喜地称为“第三波”。然而，这股民主化潮流在上述国家中潮起潮落，来去匆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里的人民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转而变为追求稳定和秩序。

二 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几十年来，伴随着民主逐渐进入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化进程，西方学界对民主的研究也发生了重要转向：由设计和检查自身的民主情况转移到关注对外输出和移植民主。冷战结束后涌起的民主化浪潮，更是吸引了西方大批政治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关注民主和民主转型问题，甚至一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纷纷加入民主热点的研究。

西方国家研究民主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有关民主解释性、分析性、哲理性、描述性的专著层出不穷。不少研究成果看上去或精致复杂、或严谨高深，其间还夹杂着各式的数字模型。然而，在将民主或计量化、或价值化的研究背后，西方民主问题研究往往演变成外交政治的工具。除此之外，由于民主研究资助方的政治偏好和功利性考虑，西方学术界很难保持学术中立，这使得他们时常陷入理论逻辑和政治现实的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因此，可以尝试将近年来西方世界对民主问题的研究做一下梳理，从中归纳出以下十种倾向：

1. 民主潮流化研究。这类研究通常将民主视为国际性的、普遍要出现的政治现象，而民主进程则被视为如波浪起伏一样潮起潮落。冷战后西式民主取得了一时的胜利，苏联东欧诸国的政治演变被称为民主的“第三波”浪潮。而据“民主的浪潮说”的分析，此前西方世界已经经历了两次民主化浪潮。

20 多年前，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先后解散，昔日强大的思想和政治对立阵营瞬间土崩瓦解，西方政治阵营不战而胜，这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大国在国际上大肆推销民主理念的决心。有西方学者曾乐观地写到，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民主突飞猛进的世纪，是民主浪潮在全球范围内波涛汹涌的世纪。在此期间虽然潮起潮落，但总是一浪高过一浪。某些受到启发的国